

然榱桷垣墻不能聽其歷久遠而自圯壞者
亦時爲之也夫梵宮精舍大雄氏之所逃禪
猶且雕墻畫欄金碧交輝矧吾儒尊師校士
談經謀道之所而可在其剝落耶縱曰聖道
昌明不因廟貌爲輕重然舍是而不盡其敬
又惡乎致其敬甚非所以妥聖靈而崇文
教也庚子之春余奉

命來守是邦因與諸同事鳩工庀材樸斲丹雘
由櫺星大成各門以及殿廡臺砌啟聖祠宇

一一而重新之越明年仲夏而告竣非但美
觀瞻也庶幾登斯堂者穆然深思羣然遠志
有羹墻之見焉宗廟百官之美富江漢秋陽
之明潔其在斯乎若夫今之視昔猶後之視
今是不能不重有望於踵事增華者

重修城隍廟記

徐成棟

福善禍淫天道昭昭也凡居天位治天職者
莫不有奠安下土衽席蒼生之責然寒燠燥
溼欣戚悲愉與斯民呼吸相通則惟邑之令

郡之守爲最余竊以爲人誠有之神亦宜然
故夫默運禍福之機而不與較之顯施彰燁
之權而不忒其理無不通其事相類而其職亦
相等幽明一致不可誣也廉郡僻遠界海之
角其得名也自還珠始夫以無知之物而生
有情之感使千百載後聞風向往爭自濯磨
孟公精爽恍然在目謂非神之力不及此郡
治之東崇祀城隍久歷年所風雨飄搖棖宇
堂垣迄今亦多剝落矣余入廟後惄然感之

因思治民事神皆守是邦者之責也謀及溝
洫謀及家室於民宜無所不至豈神之所棲
爲歲時伏臘禱祀之往來者而顧可任其竹
苞松茂鳥革翬飛久失瞻觀哉取攻木於考
工問丹雘於梓材鳩工庚子之冬維新辛丑
之夏廟貌煥然不墜前賢創建之志神所憑
依其在是耶其不徒在是耶記曰毋不敬敢
言踵事增華亦以致歆若之思云爾

守廉興作紀畧

徐成棟

今上御極之五十有九年歲庚子余卿

命來廉下車日按其山川攷其圖籍廉固洋洋
乎大都會也當

咎憲滌除煩苦加意撫綏之日守惟是奉令惟
謹廉日起色矣雖然富庶可期尤必急繼以
教廉僻海陲去

京師近萬里與省會亦幾二千里聲明文物之
盛車服禮器之備與中土不相頡頏使復因
陋就簡不修廢舉墜鼓舞而振作之將何恃

爲坊表何資以誘掖乎夫尊君親上趨善慕
義之良盡人同具道在引伸啟迪之耳廉郡
朝賀之期向迎

龍牌於學使行臺以尊居卑甚非所以明敬因
擇海天勝境飾其楯陞崇其階砌繚以墻垣
增以門樓每逢

慶典恭率僚佐儼臨

天威於咫尺朔望卽宣講

聖諭於其中蓋地極當陽而又適朝宗之所萬

里微臣呼吸可通帝座矣迴視士民有不肅
然起敬竦然動聽者必非人情學宮當兵燹
之後久鞠茂草且制度未備典禮亦不甚精
詳余爲之修飾輝煌重建尊經之閣自櫺星
門以至兩廡靡不煥然一新而於

啟聖殿前恭刊

世祖章皇帝卧碑於

大成殿中安奉我

皇上訓飭士子文俾都人士咸得瞻仰而率循焉

而且製備樂器考訂樂章督弟子之俊秀者肄習而後從事二丁之祭較前此爲改觀而於明倫堂側則修復聯珠講院於砥柱亭內則增建義塾集有德有造者不時課業其中脰脯旣稟罔有或遺而猶念泮水發祥繫關人文隆替復濬而治之而泉源沸湧頗極清冽數十年未有之科目於合浦靈山各發一人焉因復遶以石欄俾觀聽有所而芹藻繽紛毋滋他草是亦根莠必剪之義乎鄉賢名

宦次第修葺而又以隍廟傾頽神無憑式春
秋之禱雨賜之說恐無以妥侑因復式廓而
聿新之其工料之餘凡非淫祠之在境者咸
爲之整飭而東山寺尤爲青陽有事之所齒
牀枕籍見殊惻然擇隙地而掩瘞之今年夏
適蒙

委兼攝縣篆而城垣又復以秋霖倒塌隨募
工堅築并修復三門城樓以壯守禦勿稍緩
勞費希勞貨也凡此兩年孳孳皆出自縮衣

節食或間值罷民之捍法者薄罰而輸之總
不費民間絲粟亦未嘗取給公帑也茲乘郡
誌告成因爲之詮次以誌其畧

重修海角亭碑記

徐成棟

亭之著於古者多矣大率宦達者所建豎而
騷人墨士相與詠歌其下所以遊目騁懷翫
物適情已耳求其有觸卽感寓於目而動於
心不自知其油油然何以生欲自解其所以
然而莫能釋者蓋未數數覲余來守廉知郡